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腐 齋 林 希 連 當

雜篇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盃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盃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擊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不胸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規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

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夫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体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若夫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迷虛空者藜藿柱乎懸魘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譽歎其側者

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手  
 金版六發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  
 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及  
 覆銷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橫六發為  
 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發之說見  
 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  
 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  
 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  
 也山間之蹊曰鼈馳之逕柱塞也跟音郎  
 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  
 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  
 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  
 也此意乎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  
 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  
 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聲歎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  
 厭蔥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  
 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  
 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  
 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

與形式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  
 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  
 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  
 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  
 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  
 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  
 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  
 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官無藏逆於得無以巧  
 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  
 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  
 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  
 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  
 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者不自許也和與物而同而為一也姦自  
 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  
 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  
 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  
 為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  
 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  
 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  
 心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  
 為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  
 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  
 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  
 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也故曰成固有伐  
 變為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聞故曰外戰  
 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  
 驥騎卒也麗譙官樓之門也錙壇祭祀之  
 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官之內也  
 其意蓋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  
 內皆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  
 境界也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  
 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

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無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智次為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執為得失故曰不知執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為勝何以為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撓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已脫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駢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子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瘡病有長者

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痊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子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閻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為大道之隗然者亦鑿說也舊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為六合之外意謂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羣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為我之師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

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棘也諛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為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為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囿於物

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而為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祿為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為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為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

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此和樂也且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史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閒

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兼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襲裘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前期而中言有所指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

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揚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墨翟楊東與惠子為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襲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廢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吾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耶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揚東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其求，鉗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聞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為是也。躄音擲，的說文云：足也。躄而不能行之子曰躄子。齊人以其躄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閻也。守閻，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為為是矣。然而求致鉗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乎？乎彼何嘗不自以為愛是鉗鍾小鍾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為感此？又今是一句，不與上躄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揚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前言若是也。邪然不結於怨。

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寄也。楚有躄閻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濟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躄住足也。病足而為閻者，故曰躄閻。忘息之聞，是夜固不自知，且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聞時，彼亦自以為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達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願謂從者曰：郢人墜風聽而斷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斷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墜白泥，以白泥墜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

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前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紫廡善士也。其於不已者，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鈞，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

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手下也。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

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恟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攬採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得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顧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顧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攬採一作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持接其矢亦甚

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願退而就辱也此為矜能操槁者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乘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也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冥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乘羽扇而甘寢無作為之意也汝二人皆能為無為之為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之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

家所載殊異亦寓言而已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己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爲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而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爲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柎也爲梓子綦矍然喜曰異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柎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以自來吾未嘗爲牧而將生於與未嘗好田而

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柎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需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則而需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梓牝羊也與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與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爲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

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爲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爲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爲聞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蕭缺過許由曰子將真之曰將逃堯曰真謂邪曰夫堯高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

之於外有為之為故曰無誠食知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為用故曰假夫禽食者器規割也一規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豨是也擇疏鼠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種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置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手置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澆見自善之意此以譏利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食著勢利之人也疏鼠豕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圓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僕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歸之反為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以譏侮帝王也

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

自害也抱德場和養其德而不露也場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為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乎自然之乎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為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藥也其實薑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董川鳥也雞壘雞頭也豕零木猪豕醫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為帝其他為臣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



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

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鷓

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脰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鷓之立其

兩脰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諸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櫻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

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

方知第七篇瀾名之審不可以蟻字易之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

之長也茲萃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職府也智

出於算勝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及改矣茲萃愈多也茲與滋同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戰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

不化此皆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自喜如得實然故曰人以為已實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蹀而復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

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蹀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吾

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

不解矣解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

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  
 之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知此真實  
 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物之定理也  
 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實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  
 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  
 後知之

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  
 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  
 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實實之  
 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  
 者也故曰實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  
 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  
 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  
 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  
 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知可解也惟其  
 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  
 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謂滑  
 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  
 揚推乎闕不亦問是已莫感然為以不感解

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  
 以為有崖際不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  
 也謂謂煩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  
 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有實有之  
 故曰謂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  
 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  
 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  
 豈不為一項大議論乎揚推提撥發揚而  
 論之也闕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  
 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莫感然為以此  
 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  
 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  
 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  
 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  
 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  
 內篇何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雜篇則陽

肅 齋 林 希 選

堂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曰冬則獨斃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陳者假衣於春賜者  
 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  
 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挽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志其貧其達也使  
 王公志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  
 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代父子之宜彼  
 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